

诗抒胸臆

下厨

■韩启纲

神仙不食烟火，  
俗子谁能拒吃穿？  
主外男儿须主内，  
舞文骚客也烹煎。  
烧饼虽多情趣，  
买汰艰辛好睡眠。  
美味佳肴都称道，  
无粮巧妇难成筵。

古城

■陈田

古城的头顶上片海  
海的眼睛忽明忽暗  
乌云将时空折叠后展开，惊心动魄  
岁月之手垒起的墙面，满是皱纹  
万年台上那戏音酣畅淋漓  
激烈的鼓槌声将城的心事  
传到雄浑苍莽之野  
一位红衣少女站在城楼上远望  
她手捏一朵小花，那样傲娇  
让人不敢直视  
被黄土埋藏的秘史穿越  
风尘  
沁入古城的一砖一瓦  
一场雨打湿了脸，曲终人散  
古城哭，城里人哭  
古城笑，城里人笑

漫步万竹园

■李国富

一  
观景何必赶赶集，  
万竹园内游人稀。  
曲径夹竹通幽处，  
苍苔牵手夕照照。

二  
觅景穿林步履轻，  
竹径弯弯水池清。  
喧嚣欲远何为静，  
绿萼秋辉落日情。

咏怀·乡愁

■冯如

春树没高楼，飞蓬匝地浮。  
天台辞晚梦，彭泽爱晚舟。  
荆赋游心黯，沈腰慈母愁。  
故乡千嶂外，白雾绕青丘。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梦想话题

赶一赶，让想象力跟上城市高度

■陌桑文

小时候的语文课本上有一首李白的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首充满浪漫色彩的诗，却并没有给少年时代的我带来愉悦的审美感受：在深山古寺中有这么一栋高楼，楼顶终日白云缭绕，白胡子的神仙爷爷飘累了，会不会在上面歇一歇？要这样，不就是闹鬼吗？今年夏天，一个乌云密布的午后，我走在浦东商城路上，抬头看天，忽然发现环球金融中心的上半截隐藏在满天的乌云里。那一瞬间，儿时关于高



日出东方 ■王照辉

旅游日记

洗澡这事儿

■叶松丽文

早上我们从敦煌出发，沿着通向戈壁滩深处的公路，经玉门关到雅丹国家地质公园，180多公里，一路上艳阳高照，灰黑色的戈壁滩上仿佛水汽蒸腾，蜃景变幻。然而，事实上这儿没有一滴水，低矮的骆驼刺和红柳成为茫茫大漠里不屈的生命。雅丹魔鬼城据说刚实施过人工降雨，那些奇形怪状的自然雕塑中间，看得见水流的印迹。站在高处，也隐约看得见河流的走向，但是，水，在这儿早已成为传说。

离开魔鬼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阳关，去看张骞纪念馆，到农家去参观葡萄园。我在葡萄园里意外地看见一条小水沟，从葡萄架边缓缓地流淌。我忍不住伸手触摸了一下，冰凉彻骨。回族的农民笑着说，这里是祁连山的雪水，也只有夏天才能看得见小溪，这三百多亩葡萄园就靠着衣带一样纤细的溪流浇灌。

有水就有绿洲。当我们的车离开葡萄园，开出不到一公里，就又进入无边的戈壁滩，一排排通风的小矮房，是农民风干葡萄的场所。回头望去，那片翠绿的葡萄园就像不知什么人遗失的一颗翡翠坠子。在

这茫茫大漠中，水的神奇让我感到震撼。

虽然我们一路以车代步，但是这一天毕竟奔波了四百多公里。在这七月的荒漠中，我们也感到很疲劳。回到敦煌市，进入宾馆的第一件事，我就想痛痛快快地泡个澡。可是我在浴缸边停住了：那个节水浴缸突然让我想起月牙泉，就在鸣沙山下。那泪珠般的月牙泉，让我看得忧心忡忡。四合的沙山，似乎随时就会将这滴泪珠淹没得无影无踪。

水，在这个西北小城，它跟金子一般贵重。作为一个过客，横穿中国来到这里，我所能付出的，也就是尽量少索取。我在水龙头下随便冲了一下，也一样消除了疲劳。又因为自己的小小善举，更增添了内心的快乐。七年过去了，每当我看见敦煌两个字，不仅那些大漠深处的风光在我脑海里一一重现，还会想起那只被我关掉的水龙头。

还有一次难忘的洗澡经历，发生在2010年春天的贵州。初到六盘水的那天晚上，我刚洗完澡从卫生间出来，收到远在上海的朋友的短信。朋友问我是不是自己带水到贵州来了？我说那么远为什么要带水？朋友说大早呀！我顿悟。这一

年春天，云贵高原很多地方发生严重旱灾，很多地方的农民颗粒无收。

我想起来时路上，看见一些山洼里的灌木都焦黄了，远望去，一片苍白，我顿时为自己刚才洗澡时毫无节制地用水感到内疚。虽然我到六盘水的时候，旱情已经有所缓解，但是，缺水依然是当地农民的一个大问题。后来我看见黄果树瀑布也因水量不足瘦身，四条细细的水带子从山崖上飘荡下来，显得格外羞涩。在乌蒙山区，梭戛苗寨也在经受这场旱灾的考验。我看见一个苗族少女拿着水桶，跪在一孔山泉旁，等水渗满一个小甕子再舀起来。她那专注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里的山区本来不缺水，山脚下时常听见哗哗流淌的水声。但是生活在山腰上的长角苗人用水却很困难。村寨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水窖，那水泥盖子封住的水窖建在山崖边上，便于收集雨水。满脸污垢的孩子们在水窖上蹦跳着。长期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人们，虽然也把节约用水挂在嘴边，但是对缺水的切肤之痛，却鲜有体验。

这以后，我又去了很多地方，住过数不清的宾馆，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即使是在雨水充沛的江南，我也很十分珍惜宾馆里面的水，这已经形成了我的自觉。我不因为自己支付了住宿费就可以对客房里的水挥霍无度。我认识到，水是一种公共资源，节约是一种美德。

闲话花样

跳房子

■郑树林 文 剪纸

地面上画一些格子，通常直的三个，再纵二格，总共要画十个格子。从左下往上数起，分别为第一格，第二格，到最后还有一只格子，然后拣一块瓦片，或者一块石片，作为造房子的工具，这些瓦片或者石头一定是扁平的，可以来了地面上滑来滑去。造房子也可以说是跳房子，因为在游戏中需要单脚跳跃。跳房子也可以说是飞房子，因为地上画的是仿照飞机摸样的，每人找一块自己喜欢的扁平的石块或瓦片就行了。

白相格辰光先要把扁平的石块或瓦片掷到第一格，然后一脚着地，用脚尖将瓦片踢到第二格，第三格，一直踢到第十格，然后还要单脚着地，从原路单脚跳回来，从第十格房顶捺瓦片捡起来；然后轮到第二格，然后便是第三格……一直到第九格。啥人先踢完九格，啥人就捺房子造好算胜利。如果没有按照顺序踢进格子，脚踏到划格线，或者瓦片压在线上就算输，要让另外一个人白相。所以讲，白相造房子格辰光，要注意控制好出脚的力度和角度，尤其是身体的平衡度，勿然话身体老容易失去平衡倒。

后来增加难度，捺第九格和第十格合并同类项，格人家就要从第八格格地方，捺瓦片踢到第十格，难度蛮高格，交关辰光因为力度太小，瓦片离线太远等到原路跳回来之后，才发现手够勿着，没办法拿瓦片，迪格辰光只好认输。

格种游戏白相是既快乐又好锻炼身体，两全其美。唯一不足格地方，也是阿拉家长下达禁止阿拉白相格原因，就是因为伊是鞋子的杀手。白相需要用脚头来踢格子里格瓦片，过勿了多少天，一双擦刮腊新格鞋子格前头就是一只洞，漏出黑漆墨黑的脚拇指来，鞋底就被磨得薄薄的一层了。

现在回想起来，迪格好像还是阿拉小时候白相蛮多的一个游戏。还记得当时学堂放之学之后，书包还没放回家就跟同学们在马路上造起房子来了，只要地面比较好格路大马路小马路，弄堂里路面上可以画线就可以了，白相迪种游戏一般性总归要等到天黑下来格辰光才想起了回到屋里厢去。老早可以在地浪白相造房子，么啥人会的讲，再看看现在格小朋友，白相格辰光也没有。



的少年，身高在一个劲儿往上窜。从城市长高的节奏来看，跟即将横空出世的千米高楼相比，高度不到500米的环球金融中心的确像个开啤酒瓶的扳手。它的高度已经被营养越来越好的摩天大楼越甩越远。

对于城市地标的高度，舆论褒贬不一。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在一期电视节目中也对此进行过评述，他说美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所谓白银时代，摩天大楼也是蜂拥而上，从洛克菲勒大厦到帝国大厦，再到世贸大厦，见证了美国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经济由大萧条到繁荣的巅峰状态。大楼似乎成了城市GDP的高度表。

1993年的某个夏日，我乘坐一整夜的长途汽车，赶在黎明的时候进入上海。那时候没有金茂大厦，没有东方明珠，整个浦东到处是工地。大巴

行驶在浦东的田野里，透过灰蒙蒙的晨雾，我望见正在建设中的三十多层的川沙大厦：山峰一样黑乌乌地矗立在玫瑰色的天幕下。据说这是当年浦东最高楼。二十年来，浦东的高楼积木一样堆叠起来，每一栋高楼，也可以看作是上海经济成长的里程碑。处于青春期的中国城市，齐刷刷地长高，从整体上看，也是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吻合的。

跟中国各地新增的“鬼城”一样，每一栋大楼都面临两个风险：烂尾与空关。有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大楼封顶落成，有没有足够的引力让所有楼面出租？有没有一套成熟的机制让那高耸如云的建筑良性运转下去？

城市的高度长得太快的话，我们需要缓一缓，让想象力跟上来，让我们有时间认真地想一想。